

关注

电视剧《有个地方叫马兰》

两代马兰人的奉献

陈超英



最近,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了电视剧《有个地方叫马兰》,看后感想很多。同以往类似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相比,该剧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一条主线一以贯之,真实感人。这条主线浓墨重彩地、真实细腻地呈现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和勇于牺牲的马兰精神和家国情怀,但这并不是本剧特有的,或者说这是它的创新之处,因为以往类似题材的电视剧都有这条主线。《有个地方叫马兰》真正有特色和创新的方面在于马兰精神和家国情怀的呈现方式。本剧的英雄塑造并非围绕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来呈现,而是用衣食住行、婚恋恋爱和子女教育等生活琐事来衬托不平凡的伟大事业。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小事,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下,就显得不平凡了,就不是生活琐事了,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以小切口来呈现大事件的叙事角度选择妥帖,这样的细节在剧中比比皆是,比如基地司令员腾出办公的地方办马兰小学,在困难时期养鸡的问题被拿到基地党委会上讨论等等,这些看似都是小问题,但这些问题背后

牵扯的是马兰基地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千秋大业。马兰基地的第一场婚礼是一对普通的马兰人,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在工作中牺牲的烈士的后代,这些在剧中都有很好的艺术呈现。第三集里何家小哥哥自己爆米花这场戏,既是儿戏也很浪漫,更是他们父辈成功爆炸原子弹的预示,是后面故事发展的一处神来之笔。

第二,两代人双主角。第一代马兰人和第二代马兰人在剧中的戏分差不多一样重。本剧就是以何建国这个第二代马兰人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的。何家父子无疑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刻画最成功的人物。本剧一开始的背景交代很简洁,但主角的登场却是浓墨重彩的,非常意味。何玉山正在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时,突然接到了命令。徐远征正在婚礼的现场接到命令连夜出发了。还有科学家项怀谨夫妇接受任务时只能把女儿寄养安排到何家。剧中两代人的故事采用了双主角的叙事方式。双主角可以理解为何家父子,也可以说是何玉山和徐远征。第一代马兰人在战天斗地的艰难岁月中为原子弹做“窝”,故事重点放在了艰难曲折

的过程当中,从第20集开始马兰基地发生了重大变化,离原子弹爆炸越来越接近。第二代马兰人在特殊环境里不断成长。这些都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来呈现的,深入人心、生动活泼,符合角色定位。

该剧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也很传神。何玉山、徐远征都是有缺点的英雄。主创者没有把他们塑造成神,而是塑造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比如何玉山和徐远征两个人生病,在病床上一番对话,何玉山就谈到了战争年代不怕死,现在反而怕死了。为什么怕死了呢?他怕死了之后看不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刻,这些都真实反映了人物的心理动机。

第三,三个家庭演绎马兰精神。以基地保障部长何玉山一家为主线,徐远征和项怀谨两对夫妇为副线,全面而深刻地塑造了两代马兰人,很好地诠释了马兰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何玉山是基地的保障部长,也是基地的建设做后勤保障工作,徐远征是基地的工兵团长,项怀谨夫妇俩都是科学家,这三个家庭是千千万万个马兰人的代表。夫妻情、父子情、父女情、战友情、同学情等在剧中交织呈现。结尾何玉山告诉正准备奔赴原子弹起爆核心的徐远征说,你的妻子怀孕了。这是徐远征一直以来的心病,妻子之前好不容易怀孕却流产了,徐远征此刻听到妻子怀孕的消息欣喜不已;项怀谨的妻子硬撑着病体到现场,牺牲前如愿看到了原子弹起爆的那一刻。这一生一死,意味深长。但略有遗憾之处在于缺乏深化和渲染,否则可能会更感人。

第22集里项怀谨曾说过,如果不是国家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个人是释放不出这么大的能量的。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国之力进行“两弹一星”的制造,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奇迹。

新作点评

《地久天长》:以客观视角冷眼旁观

杨天东

《地久天长》是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继《闯入者》之后的最新剧情长片,主演王景春、咏梅凭借该片分别斩获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奖。影片以近40年的时间跨度,讲述了一对国有钢铁厂职工夫妇历经的丧子之痛,以及由此带来的几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

影片故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刘耀军(王景春饰)与王丽云(咏梅饰)夫妇本是国有钢铁厂职工,儿子溺水身亡让夫妇二人陷入巨大的情感伤痛之中,而二人之前又因计划生育而被迫做了人流手术,进而导致王丽云失去生育能力……可以说,影片的核心叙事建立在对这对夫妇的创伤性情感体验的讲述之上。

对于创伤性叙事电影而言,主人公的创伤状态以及走出创伤的过程是其讲述的主要内容。在《地久天长》中,刘耀军与王丽云夫妇面对巨大的情感创伤时,主要选择了两种修复创伤的方式。

首先,搬离伤心之地。从日常情感经验的角度出发,这应该是避免睹物思人的最好方式。影片也由此建构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域性空间——北京(实际的拍摄地在包头市)的国有钢铁厂、职工的筒子楼,以及南方的一个破旧的海边县城。对于刘耀军夫妇而言,他们以空间流动的方式对抗残酷的伤痛记忆与时间,另外,沿海县城以其陌生化、前现代化的特征满足了二人开启新生活的需要,正如他们所言,“这里的人说的话都听不懂”“我们的时间停止了,只是等着慢慢变老”。

其次,他们收养了一个与自己儿子长得很像的孩子。影片开始不久,刘耀军夫妇便陷入与这个孩子的紧张关系之中。至于其中的原因,影片未做过多交代,但从孩子的名字——星星(也是



刘耀军夫妇已故儿子的名字)便可得知,在这个破碎的家庭中,被收养的孩子一直被视为已故儿子的替代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这个家庭而言,走出创伤阴影并非易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借助刘耀军夫妇给孩子办身份证、告诉他本来的名字并还其自由这一细节,让这对夫妇经历了二次伤痛。

面对这对夫妇几十年的情感创伤,影片采取冷静、克制的叙事手法。儿子溺水、医院抢救、寻找失踪的养子等重大情感表现的场景,镜头没有对人物面部近景做过多展示,而是以大远景、全

景等客观视角进行冷眼旁观。同时,对有可能产生强烈戏剧性冲突的场景也尽量规避。从表面上看,这种去戏剧性、客观的风格,限制了演员通过调动细微的面部表情可能带来的情感张力,但实际上,将人物置于具体可感的、历史空间中,更有助于表现人物的无力感。两位主角的饰演者——王景春和咏梅,经受了近40年角色时间跨度的考验,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钢铁厂职工到历经下岗大潮,从被迫做人流到痛失爱子,从南部沿海县城的情感放逐到重回北京接受记忆的伤痛,在大部分故事时间内,二人都没有大开大合的情绪展现,而是以朴素、自然、无表演的表演风格,让观众产生强大的共情力量。尤其是临近结尾的部分——年逾古稀的二人到儿子的坟前烧纸,话不多,只是静静地喝水、喝酒、分吃一个橘子,却令人唏嘘不已。王小帅在其豆瓣主页的自述《地久天长》——关于电影,关于我们》坦言中,“我经常被王景春和咏梅所饰演的人物所感动……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邻居的叔叔阿姨们都那么慈悲。他们也遭遇了很多不幸,但在孩子面前,他们从不表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善意和慈悲。”可以说,影片的表演风格浸透着作为导演的王小帅的人文理解与美学诉求。

如果说影片围绕刘耀军夫妇的情感生活进行

人物

“外面的人来到版纳,有可能爱一阵子,有可能爱一辈子……”央视八套正在热播的36集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将今天西双版纳傣家人的生活搬上荧幕,美轮美奂的画面、纯净悠远的歌声、清新自然的影调让许多观众迫不及待想要去游览一番。近日,该剧导演孙艳华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分享了拍摄背后的构思与故事。

谈到这部戏,还要从一首歌说起。孙艳华告诉记者,“23年前,一名汉族青年来到西双版纳,深深地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傣族姑娘,但由于语言不通,很遗憾没能走到一起。他们的故事被有心人编成了歌曲《让我听懂你的语言》,这首好听的歌在西双版纳被广为传唱,成为州歌。”前期看到分集大纲时孙艳华并不满意,在她看来,表现两代上海男人与两代傣女的爱情故事,如果不挖掘民族特质,那将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路。于是,制片人和她再次深入西双版纳,发现傣家人“和乐善美”的品质,离不开特有的民俗对他们的滋养。孙艳华带领几位编剧将西双版纳当地鲜明的民俗风情植入原有的故事框架中,同时,改变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走到一起的常规戏路,大大压缩本剧男女主角相爱的过程。在她看来,现代人因为外表吸引,一见钟情很容易发生,但接下来两人能否相知,能否有相同的价值观,才能决定是否可以长长久久相伴到老。徐浩宁身上有都市人的浮躁喧嚣,当他看到傣家人相信万物有灵、谦卑朴素的生活方式时,他逐渐发生了改变,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都在悄悄发生改变。在这段和傣家姑娘恋爱的过程中,这个都市青年得到了成长。

与发生在灯红酒绿繁华都市中的富家男与灰姑娘的偶像剧不同,这部发生在西双版纳的现代剧有其独特的气质——景美、人美、心灵美。对此孙艳华谈到,创作这部剧之前她努力把自已放空,既不自以为是也不要自卑,而是以平视的态度了解感受傣族人的生存智慧。“西双版纳给外人的第一印象都是景美,我非常感谢这部戏的摄影指导,也是我的先生王健,我们在西双版纳拍摄了83天,这么短的拍摄周期只能允许我们捕捉到四季中的一个季节,剧本在打磨过程中,王健就带领摄影组先行去版纳取景并拍摄空镜,同时把这些美景及时反馈给我,我再把这些美景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运用到我们的戏当中。”孙艳华告诉记者,为了尽可能在剧中多展现西双版纳的美景,全剧拍摄了大量外景戏,摄制组转场了三个驻地,而后又去到杭州和上海进行拍摄。“剧中徐浩宁和王波在山顶云海里的戏,是剧组在孔明山拍摄的,来回十几个钟头,登山路非常难走,车开不上去,摄影组、场务组和灯光组的工作人员就扛着器材爬到山顶。的确很辛苦,所幸没有辜负西双版纳的美景。”全剧最美的主场是玉波家工棚傣楼,依山而建,水稻环绕,

内心安宁是最好的修为

——访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导演孙艳华

本报记者 许莹

当年还是孔雀的栖息地。摄影指导为了我们想象中的这一处美景,四处选景,最后在勐邦水库找到了最适合的取景地。可惜在临动工前,水库涨水,选址被淹。摄影指导不放弃,继续寻找,还动用无人机,空中四处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找到这一块宝地,美术部门搭建傣楼、栈道,道具部门种上水稻,我们的香格里拉就此呈现出来。

山美,水美,人更美。据孙艳华介绍,剧中傣族人、还有哈尼族人、基诺族人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质,所以选角伊始,她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担心得不到西双版纳当地观众的认可。外形的相似是第一重难度,能歌善舞是第二重难度,最难的是,气质神韵的吻合。演员选对了,意味着人物塑造就占据了先天优势,甚至可以说成功了一半。

导演和摄影指导反复研究备选演员以往的影像资料,感受他们的戏,感受他们的屏幕形象,最后还要面试,拍摄他们各个角度的状态。孙艳华介绍,“影视作品的特点之一,就是镜头和光影不仅能营造戏剧氛围,还能帮助演员表演。不管是拍摄,还是后期调色,我们都拒绝失真的过度修饰感,比如夸张的大平光、大柔光,很得一些演员的喜爱,因为他们感觉把自己拍年轻了就是美,就是好,其实造作的粉饰,会削弱戏的力度和人物的塑造力。所有的艺术追求还是要回到戏本身,我们这部剧是想展现天地之间,还有这样一方水土,养育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谦卑、朴素、自然。如何呈现他们的美?我们创作者也应该像剧中玉儿香那样——‘不忘初心’。”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常会陷入靠绮丽风光满足观众猎奇心理的瓶颈。为解决这一问题,孙艳华决定“热闹开

篇,回归宁静”。所谓热闹开篇,就是观众看到的景美、人美;所谓回归宁静,还是要往观众心坎里去走。“25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老子就说过‘道法自然’。可是现代城市生活,环境越来越人工化,人类自觉掌控能力越来越强,欲望也无限膨胀,物质越来越丰富,烦恼却越来越多。从傣家人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可以满足我们生存的需要,但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管理自己的欲望。观众可以从剧中看到许多有意思的傣族民俗,例如他们在每年某一天会把自已吃过的小动物捏成泥人,送它们回到雨林,意思是说很抱歉,我吃了这些小動物,现在我把你们的灵魂送回雨林。还有比如一棵树,如果长得比一个人把手举起来的高度还要高,那它就被认为是有灵性的,不可以随便砍伐它,要把它灵魂请走,得到它的允许才可以。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他们世世代代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孙艳华告诉记者,在拍摄徐远达夫妇来佛寺向玉儿香忏悔的一场戏时,傣族的群众演员让她意外、感动。他们候场的时候,不急不慌,安静从容,在佛寺大门外,脱掉鞋,赤足进入,即便当时昼夜温差很大,夜里凉气习习,这些群众演员也都坚持光脚在寺庙里走动。拍摄结束后,他们不闹不吵,默默在大殿里敬拜后才离去。内心安宁是最好的修为。

该剧的热播使得许多观众想要走进西双版纳去享受美景、美食,去聆听当地的“语言”。对此,孙艳华导演也表示,希望我们外地人去到那片净土,能尊重当地各民族的习俗,保护当地美好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同时,她希望傣家人也能够通过这部剧,更加自信,更加认识到自身独特的魅力所在,世世代代永远这样美。



导演孙艳华现场工作照

三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王小帅的电影一直无法逃脱时代赋予角色的烙印,从《十七岁的单车》《青红》《我11》到《闯入者》《地久天长》莫不如是。相较之前的影片,近3个小时的《地久天长》更凸显了王小帅的创作野心。影片以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线,辅

以国有钢铁厂其他职工为点缀,通过多视角的讲述,打破线性时空,影片先后串联起计划生育、社会严打、南下淘金、下岗大潮、城市化进程等时代记忆。影片以刘耀军夫妇痛失爱子开始,终结于浩浩一家诞下一子、离家出走的养子回归家庭。这样的结尾安排,无疑是对老实人的一种情感补偿,也是对大众情感的一种抚慰。很多评论认为,影片应该终结在刘耀军夫妇为儿子上坟的这一场景。其实,两种结尾的处理方式是艺术观、历史观的差异使然。显然,后一种处理方式更突显了将人性推向一种无望的境地。然而,从目前公映的版本可以看出,53岁的导演王小帅在回看那段历史问题时秉持宽容、仁慈的立场,而不是一味地陷入到残酷话语的表述之中。电影究竟应该为大众提供什么功能?或许这正是《地久天长》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之所在。